



◎碧水

逛农贸市场是这次去法国贝桑松的心愿。前两次去贝城，一次因不知，一次因寒冷，皆没成行。

一个周六的上午，我们去革命广场的旧货市场，从古尔贝街南口往北，走过三四个门牌号，互联银行对面便是农贸市场。我们顺便从东南角自动门进入市场。

这是一座玻璃与钢架组成的三层建筑，市场设在一层，市场东首是美艺电影院。与其说是农贸市场，更像食品超市，从东南角的自动门进入，琳琅满目的食品，不识一字的招牌，看得我眼花缭乱。反正是两眼一抹黑，怪不得摊主们投来异样的目光，我匆匆绕过一间咖啡屋，驻足一对母女守摊的柜台前。

柜台上摆放草莓、杏子、柠檬，还有是我不识的法国水果，一只装了樱桃的小木箱边缘插有价格牌——每公斤3.98欧元。我有些疑问，轻声嘀咕，价格怎么与超市相差那么大？儿子与摊主索菲的交谈才解此问，原来母女卖的是自家考贝农庄的产品。考贝农庄位于离贝城近2小时车程的阿萨尔地区斯特拉斯堡市，约有50公顷大，雇了30多名工人。农庄栽种的四季蔬果，一部分在法国东部如米鲁兹等11个城市直销，一部分自制蔬果食品，如柜台陈列的鲜橙汁。樱桃是农庄刚产的新品，价低是为了吸引买主认同考贝农庄的新水果。随着索菲的介绍，我看到柜台还有另一箱樱桃，两箱樱桃的果粒、颜色有差异，一箱深紫色，粒小；一箱大红色，粒大。索菲问我们是直接吃，还是做甜点，如果直接吃，建议买小的，甜而不酸。接着称了一些，打出小票，又从木箱抓了一把樱桃放入称好的袋子。哇，法国人也有买卖添加的生意经，我一阵惊喜，再看鲜橙汁瓶贴的广告语——考贝水果是最好的水果。这不是与家乡的生意经“异工同曲”吗？

打那以后，或买或闲逛，我常去农贸市场。有次蓦然发现农贸市场只是家人的自称，贝城人称其美术市场。想想东首电影院之名，还有市场南面间隔皮埃尔小路的美术馆，似乎可以理解此名。但我仍称其农贸市场，在这里让人联想到家乡的高塘菜场。农贸市场不大，比家乡的高塘菜场小，如考贝农庄这样的摊位不到30席，商品有些直销，有些经销，然而，无论直销还是经销，大多是农产品抑或农副产品。市场的东面是肉摊。一次早晨，有人正从一辆挂着卢瓦尔地区车牌的冷柜车上搬下半只生猪肉呢。市场的西面是克劳德街，2路有轨电

车来往往于火车站与夏尔责尔商业中心。电车经过农贸市场，透过玻璃能一览市场内的买卖，临西面的蔬果柜台尤其绚丽。

我爱逛农贸市场，看中的还是市场中的海鲜柜台，这些捕捞自大西洋、地中海的鱼、虾、蟹及其壳类，自然是来自东海之滨宁波人的最爱。独自闲逛农贸市场，虽然我不会讲法语，却丝毫不影响买卖。一次，买了一块银鳕鱼，摊主赠给一个柠檬，多像家乡农贸市场买蔬菜送几根葱。在法国购物，不论大小抑或贵贱，卖主准会将物品包装得整整齐齐，海鲜摊主亦是如此，将一张塑料纸衬在白纸上，把银鳕鱼块包得像首饰盒那般方正，旁边再搁一只淡黄的柠檬，瞬间，舌尖的味蕾仿佛开始舞动。隔几天，再买海鲜，一女摊主误认我是日本人，我摇头否定，她再问能否讲英语，我还是摇头，我们彼此作了表示抱歉的肢体语言，我挑选柜台的鱼虾，她整理柜台的海鲜。卖银鳕鱼的男摊主上前问好，我请其挑了一尾鱼，付好钱，想起不知其鱼名，便在纸上写了“名”的英文。女摊主见状，在纸上写了“鱼”、“白鳕鱼”两词。我用刚学会的法语向他或她致谢，男摊主像包银鳕鱼那样包好白鳕鱼，拿出一把像情人草一样的绿色植物，与鱼、柠檬一并放入塑料袋。回家烧鱼时，将这把绿色植物当作葱一起烧，一吃才知，与家乡的芹菜味道相近。

这便是两眼一抹黑的苦恼。一次将包装西蓝花纸袋上的文字误认为农庄名抑或是摊位的介绍，后将这些包装袋对比一看，却是“可回收”、“生物可降解”、“通过提供这样的袋子以保护环境”之类的环保宣传语。再回想初始的误会，被儿子一数落，颇觉有点“苦中作乐”的味道。

农贸市场多的是酒与奶酪柜台，什么汝拉地区的特产酒、阿赫博瓦的葡萄酒、弗朗什孔岱的啤酒，什么素食者的环保奶酪、帕斯卡尔奶酪、杜省水果奶酪，还有什么香槟、各式玫瑰红酒和来自农庄的冰淇淋，常常是听了后说的、忘了前记的。被农庄的冰淇淋诱惑，我细看M2的奶酪柜台布置，意外发现柜台后面陈列的奶酪印模、奶酪制作工具，犹如慈城的年糕生产企业所陈列的年糕制作工具那样。更有意思的是，奶酪印模与家乡金团印模亦相似，其外形分带柄与没柄的两种，内形分长方形、长椭圆形、圆形三种，其中圆形的无柄，一模分左右两块，一端用铰链固定。而奶酪印模花纹则有动物纹、植物纹、文字纹等，动物是牛，与其搭配的是草与房子。因为语言障碍，我没法与摊主交谈，无从得知这些奶酪印模的故事。

◎赵鲁璐

最近，混时尚圈的朋友告诉我一个新玩法——养牛仔裤。乍一听，我吓了一大跳，只听说过养孩子、养宠物的，没听说过牛仔裤还能养的。朋友笑我真落伍：这可是欧美十分流行的玩法。我连连咋舌，我果然老朽，孤陋寡闻，愿闻其详。

朋友像对着老古董似的与我细说一番后，我不免目瞪口呆，原来这养牛仔裤还有颇多讲究。一条新买的牛仔裤，头天穿上，晚上用塑料袋密封起来，放到冰箱里保鲜，第二天取出继续穿，不能串味儿也绝不能洗——这样捂着穿，多则三五年，少则一年，这裤子才算养成。放到养裤专卖店里，一条能卖几千元到几万元不等。

我疑惑地问：“三年不洗裤子，难道不会臭吗？”朋友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看着我：“这样，裤子上的‘猫纹’才自然有范儿，裤子的褶皱造型才服帖嘛！”我不禁哑然失笑，这样大费周章地养裤子，时尚界人士的趣味，我实在不懂。

记得读书时，有一阵子非常流行穿乞丐裤——牛仔裤上破洞越多越好，洞口边缘的线头越杂乱越有型。好多同学，特意将新买的牛仔裤剪

几个破洞，挑出线头。那段时间，我也跟了风，在裤子的膝盖附近偷偷剪了几个洞，结果被母亲发现，以不爱惜衣服为由，狠狠地训斥了一顿。更有甚者，一位同学将裤子的洞口剪得太大，结果活动课上，跑步幅度太大，一不小心将整条裤子都撕裂了，一时成为笑话。现在，曾风靡一时的乞丐装虽已不复流行，但我偶尔也会穿一些特意做旧、边缘磨毛的裤子，破得并不夸张，变换一下无伤大雅的着装风格，算是向时尚略微靠近。

其实，时尚是很玄妙的东西，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人认为时尚即是简单：与其奢华浮夸不如朴素清新；有人认为时尚即是标新立异：给人焕然一新与众不同的感觉。每个朝代每个人时尚观都不尽相同，可以说各有各的风味。

随着社会的发展、信息的融合、思潮的多元，当代的审美观更为五花八门。而真正的时尚，我解读为“时”与“尚”的结合——“时”是时代、时下；“尚”是崇尚、品位。时尚是一个时期内引领潮流的标杆，不仅体现在穿衣打扮上，也体现在行为举止间。一味追求服饰时尚，而忽视内心修养和行为举止，总归不太妥当，只有根植于内在气质和文化修养的时尚，才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 在路上

行走

◎李蓓莉

第一次坐夜行火车，正值青春年少。北方的夜多情，白马寺前懒懒的夕阳迟迟不肯离去。火车在燥热的夏夜里奔跑，城市的繁华渐渐远离视线，闪过车窗的是逶迤的玉米地。车厢内混杂着各种声音，各种气味。黑夜真正降临时，喧闹也逐渐沉寂，我居然一路睡到了水汽淋漓的南京。真是一场失败的流浪啊，我甚至来不及想象，小说里忧伤的女主角如何在凄迷的夜色里，抵着车窗簌簌落泪。

始终认为，坐火车要比坐飞机更像旅行。虽然飞机缩短了两地行程，最大限度地利用了时间，在云端还能看到不一样的风景。或许潜意识里，我更习惯步履迟迟的慢生活。

后来，喜欢驾车出行，从宁波周边到省内短途，不可抑制地越走越远。

那次自驾福建，称之为惊心动魄毫不为过。

一路南下，刚到福建境内，就遇上福清至福州高速路段拓宽施工，几百辆车排着长队，走走停停之际，不幸发生刮擦事故。在沙尘滚滚的异乡，饥肠辘辘地坐等交警处理、保险公司查勘。对方得知我们人在旅途，没有要求我们一同前往4S店，更没有要求我们事先支付维修费用，只留下一个银行账号，说日后只要收到他们快递过来的发票，把钱打到账号就可以了。

收拾了心情重新上路，到厦门已近午夜。次日在岛上流连，自是风光无限。那天傍晚，我临时起意，何不趁着夜幕尚未降临，赶到南靖，去田螺坑土楼近处住宿，也好有更多时间饱览土楼风光？

按照导航提示，厦门距离南靖田螺坑土楼群也就百余公里。倘若以60公里时速行进，不到21点便可到达。于是安心上路。后知后觉证明，贪黑赶路，过分依赖汽车导航，都是自驾大忌。

过了漳州，进入南靖地界。路标显示距离田螺坑土楼群还有近百公里，导航仪却告诉我们仅余30公里路程了。稍作迟疑，我们还是信了导航仪。

天已经黑透。脚下是一条年久失修的山路，狭窄得仅容一辆车子行驶。四顾已无人家，偶有小货车颠簸而来，便只能贴着山坡让路。夜黑如墨，仅有车灯照亮眼前几米山路。当距离目的地12里时，我们遭遇了一处塌方的陡坡。黄泥黏稠如浆，一辆小货车陷在泥泞中。司机轰着油门，车轮在泥泞里打转，尝试几次以后，终于成功驶离。先生向货车司机询问后，才得知，这是一条早已废弃多年的省道，当地司机仗着货车底盘高，为节省时间才敢走山道，一般小汽车是不敢进山的。

既然目的地近在咫尺，我们还是决定冒险一次，试图冲过泥潭。溅起无数泥浆后，车子趴在泥泞里再也动不了了。货车司机闷声不响地打着手电，找出一根尼龙绳准备帮我们拖车。货车在前刚一开动，“拉钩”突然滑出。原来，黑暗中，拖绳错拴在了U形助力油管处，导致油管破裂，方向盘锁止。

打电话求助保险公司，联系拖车公司。对方得知我们地处深山，十分诧异，要求我们打开车灯原地等候，拖车从县城过来约需一个小时。

今生最为惊心动魄的一个小时，在异乡的荒山野岭里。后悔、害怕、担心，各种情绪纠缠着，我终于哭出声来。先生不住地安慰我，一路惴惴不已的儿子也表现得极为镇定，他打开汽车天窗，突然大叫：“看！天上的星星！”这是怎样的夜啊！满天星斗缀在初秋的夜幕里，万籁寂寂，星空闪烁，惊惶的心渐趋平静。先生更是调侃：“若不是错误的决定，哪有机会来福建深山欣赏最美丽的夜空啊！借你一个肩膀靠着，发发诗兴吧！”

拖车明亮的灯光远远地晃过来，渐行渐近，我的心才复归宁静。司机说此地已是闽西与粤东交界地，翻过前方山岭不远处就是广东梅县，他不明白我们何以能在坎坷不平的山路中持续前行几十公里却不知回头。满身泥浆的三个人，背着行囊，在异乡灯火阑珊的街道找到安顿之处，已是凌晨2点。

终于看到恢宏壮观的田螺坑土楼群时，瞬间抚平了来路的仓皇。站在风雨不倒的土楼里，遥想客家先民南迁，既要融入当地山川，又不敢彻底敞开襟怀，这一路，他们的肉体与灵魂都备受煎熬——乡那么远，愁又那么深。

行到水穷处。我只是一个看风景的人，每个景点都给我新的领悟，就让我一直在路上吧。

在贝桑松逛农贸市场

观察者

时与尚的结合

狂想曲

总第 5934 期  
投稿邮箱：essay@cnmb.com.cn  
配图  
柴亚勤